

讓看不見的成為可見

閱讀影像高雄「歷史・再現」的意義

文／黃文勇

一個過去的「真實」，就如在我們生活環繞中所消逝的過去事物。這個「過去的」真實是由人文、社會、環境各式各樣風貌的演變過程所堆積、演化所組成。而在這些變異的「過程」當中不經意所獵取到的「影像」，如今；將作為當下研究過去歷史、閱讀歷史、認識歷史最具「實在」的說服「證物」。



●洪清霞作品—昔日愛河源頭



●康村財作品—愛河

歷史的「再現」（representation）並不是將原本的從新呈現，而是再一次的認識、理解後重新的解讀及詮釋。每一個時代應該要培養一個自身看待自己歷史宏觀的視野及脈絡的觀點，表達他們對過去「真實」的看法。再現的真實並不是再現自身，而是再現之後讓人投擲個人的情感於歷史經驗中產生「差異性」的情感，能在這之間形成「相互作用」不斷地與過去的歷史（個人性的、社會性的）產生情感的效應，感受那過去的「真實」。

雖然「再現」並非真實（影像本身就是模仿真實）也不盡然是歷史的原貌，然而也並非是虛構的——因為歷史早已隨風而飄逝，雖然留下的只是瞬間、片刻的凝結，確能提供給研究者與觀賞者去認識過往的線索。如果認同／理解，那麼應該思考如何透過「再現」的模式，建構一個可以「閱讀」真實的情節方式去面對歷史的情感，再一次地體認歷史影像的重要性。這些歷史性的影像，如何透過觀察者的眼睛（神）傳達那「曾經存在」的真實，而映像出自身的「尊嚴」及「榮耀」。在那幽邈的「靈光」（aura）散發出一股令人親切、冥思的情境，感性的流露出那塵僂的魅力；這種塵僂的魅力並非來自精準的快門及正確曝光值的掌握，而是來自影像整體的視覺感知的力量。

我想「影像」想要讓人理解，並不需要透過科學的檢視方法去驗證他的信度或效度。影像本身有一套自己特殊的展現模式，它不必再「嫁接」（grafting）於他者的身上或透過「擬像」（Simulation）才得以展現。它獨自具有自己「影像自身」的魅力足以令人動情地去感受那發自內在的那款深情，有充分的理由說服及驅使我們去感受他存在的真實性。然而，這並非意味著真實的不存在或是一種虛幻；相反的影像透過詮釋及再現的方式向外擴張了無限大的「真實性」可能，而這種真實性為人所理解的，並非直接呈現真實的原貌，而是藉由「再現」的詮釋與觀賞者相互對話所感受到的「真實」感。這就是為什麼視覺再現系統能夠凌駕於其他系統之上。

二、閱讀「紀實攝影」的人文精神

攝影，所表現出來的是一種認識與瞭解、關懷與憐憫、面對面的溝通與對話；一種對生活的觀察，一種面對生命自我察覺與反省的態度。

每一張照片／影像，所呈現的並非只是反射「當時」外在世界的原貌現象，也不只是單純的記錄行為，它也許是我們共同生活中的經驗及記憶；是一個令我們值得「凝視」與「留神」的故事回憶，啟開了我們一扇可閱讀「歷史的」對話窗口。從這一扇對話的窗口往外推展出時，可以端倪我們過去共同的生活方式及社會演化的過程——有著我們走過的歷史足跡。每一張影像的背後都隱藏著一段令人成長、感激的喜悅及所付出辛酸、動容的故事……。



●蔡高明作品—四十年代鹽埕大圓環

一、「歷史・再現」的意涵

歷史不是塵封的物質，歷史是有意義的時間之流，它具有不可避免回顧的情節性及自由前瞻性。如何把過去的自然景物與人文經驗相結合賦予人文意義，將「閱讀者」與「被閱讀」對象相連結，編織成一個面對歷史（歷史性）思考的網絡。依個人的生活／生命的經驗積澱，投擲本身的經驗或他的前理解去填飽這個時、空架構，才能讓這個所面對的歷史現象產生完全的互動作用，使文化內涵因閱讀者的參與讓歷史轉化而豐富。因此，任何對歷史的詮釋，都在創造歷史。

歷史的「再現」（representation）並不是將原本的從新呈現，而是再一次的認識、理解後重新



「紀實攝影」是一種具有崇高的社會價值與歷史價值的藝術表現形式。它介於報導攝影與藝術攝影之間，是一種客觀的視點（觀點）的攝影樣貌。如果報導攝影的價值主要是新聞價值，藝術攝影的價值主要是審美價值，那麼；紀實攝影的價值主要是在映像、累積「文化」的厚度及視野，可說是一個寶貴的文化遺產。它承載了人們共通性的生活經驗及記憶，同時也紀錄了時代的變遷及文明演化的軌跡。但；不可否認的紀實影像已將我們生活的歷史，刻畫、顯像出一個不可抹滅的事實，跨越了“關注社會”和“見證歷史”的紀實，直接指向紀實攝影的核心—對於人性的關懷及對生命的關照。如果說歷史是「集體的意志活動」，記述著人類社會活動之具體表現，所留存下來的重要活動記錄。那麼，「紀實攝影」同樣地也具有描述社會活動最為具體的表現，它包括了一件具有影響力的事實、一幕描寫常民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對生命的關照及詠歌，承載著具有說服力及震撼力的事變及曾經存在的時態、樣貌，與自身演變的經過紀錄，足以參酌瞭解過去，作為建構當下的依據，展望未來的重要史料。紀實攝影它具有下列幾個特性：

1. 時間性：紀實攝影本身所承載傳達對社會演變（化）所發生變異的關懷／觀察過程，如起源、成長、衰退或消滅。紀實攝影影像可以為事實在時間軸上找到定位。
2. 空間性：紀實攝影所紀錄社會的人文活動及其演變（化）過程，這些行為活動在某一區域性的地理環境範圍之內，可以為在地理空間軸上找到定位。
3. 變異性：由於時間的變遷、生活環境的遷徙、生態的改變，自然地隨其發生變化，在其流變、擴張的變異過程中，紀實攝影提供一個「事實」的研究依據，讓他人能理解人文發展的脈絡及痕跡。
4. 互動性：一個社會（地區）所發生的事件多而複雜，而且常常是相互影響的，沒有那個事件是完全孤立而不與其他事件發生關係的。在這些所謂歷史的過程或社會演變的過程，紀實攝影紀錄了在各種社會演變的現象或人類行為的互動現象過程中，所造成的結果。
5. 整合性：人類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雖然有許多的變異，可是由於縱橫交錯的互動作用，它的各方面或各部分是互相聯繫的，而從時間上看也是前後相繼延綿不絕的。紀實攝影雖然是片段式的凝視，但組織之後的凝聚就猶如一條大河，有曲直之處，也有緩急之時，但終究是一條完整的河。

三、影像高雄的閱讀

高雄從殖民時代到現今，從工業的勞工操作為母體，發展到機械後工業為基底的開拓，發跡至今已經邁入科技的工、商港灣的現代都市形態。然而，在這些人文、地貌、景觀、生活方式……的變革當中，以「紀實攝影」為精神的影像，在這歷史發展的流變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歷史·再現」試圖以具有高雄「歷史性」的影像為文本，從歷史角度的觀點（看）為出發，延著高雄人文發展的脈絡，將過去平實的影像「再現」（再現的模式沒有絕對的參照模式及主觀性的觀點，容許有著其他的「可能性」），透過重新詮釋，提供一個對高雄「看不見的歷史」影像發展閱讀的情境。

1. 悄(汗)動美學

高雄是一個以後工業發跡的城市，擁有六十萬勞工人口的工業城市，以哈瑪星（hamasen）、高雄港為發展據點，歷經加工出口



●王清課作品-蒙面工人



●侯聰慧作品-拆船場

區的全盛時期，到造船廠、拆船廠、中鋼的鋼鐵工業，為台灣創造了經濟奇蹟的歷史典範。「勞工」的身影已成為大家過去對高雄最直覺的意象，獨樹建構成一個獨特的勞動美學影像、編織成一部勞工的史詩。

如今，隨著社會文明的快速進步，現在的高雄已從後工業的勞動城市，開發進步成為一個e化的工商港灣都市。那些曾經在陽光烈日下為生計打拼，充滿生命張力美感的勞動影像，以及日以繼夜在加工出口區超時工作，專注、辛勤的影像都已黯然消退。如今只能靠過去紀實的影像回溯歷史，緬懷過去曾經為這一塊土地奉獻他們青春歲月的先民。讓後人瞭解勞動的價值，從而重新建構自己對於勞動的尊嚴，「再現」勞動生命的張力美感。

2. 人文、景觀紀實

紀實攝影就是「關心人的攝影」，所顯現曾經存在的「事實」面貌，有著無限的生命力，通過紀實攝影我們從社會的人、自然的人、歷史的人、現實的人中「探究」和「發現」人的本性與生活的本能，對人與生活探究和發現永無止境的一種觀察行為及紀錄模式。是通過一般常民的日常生活，揭示

人性的本質和生命的價值。是考驗攝影家面對生活的觀察、對生命的觀照、將瞬間性凝結他的「探究」與「發現」的能力。以理性和歷史的眼光，對人類，特別是常民生存狀況、生活環境的真切觀照。

高雄的紀實攝影形構於後工業產業經濟起飛的60年代，以加工出口區、拆船場、貨櫃碼頭、哈瑪星、鹽埕埔、愛河、地下街……最為典型代表高雄的人文、景觀紀實風貌。以這些最具為代表高雄過去的風華為主題，與現今都會城市變異的風貌相互對照，藉由「再現」的敘述觀點表現「看不見的高雄」的影像歷史。

3. 「幸福進行曲」－婚紗攝影

「婚紗攝影」在台灣的男女嫁的觀念當中，扮演「愛的見證」與「祝福」，成為一個在婚姻上不可或缺的影像紀錄。在這普世價值的趨勢，儼然發展、建構出一套常民的視覺文化圖像，在全世界的影像沙龍當中發展出自己獨特的影像表現形式並享譽國際，成為一個獨有的影像美學風貌，與「檳榔西施」、「電子花車」並列成為

台灣在世界上獨有的三大文化產業。以高雄地區為主，藉由田調及邀展的方式，企圖呈現出從日據時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到e世代，以不同年代對於「愛的見證」所探討同樣主題內容的「差異性」及「多樣性」的面貌，探討高雄地區的「婚紗攝影」在常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美學形式與內涵；詮釋手法及表現的面貌（如：黑白攝影、黑白照片上色、復古形式、彩色攝影到數位影像表現的調性）。提供一個不同年代「之間」對於愛情、婚姻、幸福觀看、閱讀的平台，從中瞭解婚紗攝影在影像美學中發展的歷史、風格及脈絡。

四、結語

攝影／影像的功能最為明顯的就是精確地將「瞬間性」凝結，精準地刻劃與呈現。而在按下快門的瞬間馬上成為「曾經存在」的「過去」，這過去與現在所呈現剎那的瞬間（永恆）就像一道閃電一樣處於休止（Stand Still）的狀態。「光」，決定了這一切，它界劃出物體於世界存在的定位。然而；光明所照料出來的卻讓黑暗更顯清晰，從那光的反射現象所能辨識、感受的那份感動，穿透亮暗之間的交會，顯現出心中的那股激流，可以感受到透過觀景窗所見的世界是「真誠的」不帶任何矯飾。按下快門，瞬間；令人呼吸到另一生命體的悸動，雖然有時是那麼惆悵與蒼涼，但卻顯像出對生命的渴望及對這一塊生長土地的眷念與情感。

當我們凝視著這些歷史影像的同時，這一些歷史的影像同時也在觀看著我們，我們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既是自己的歷史反照。「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我只是將這面歷史的「鏡子」擦拭得更乾淨，讓人們面對自己時，能看得更清楚、更透徹。■

